

春节的餐桌

王太生

春节的餐桌,绿肥红瘦。风、云、雨、雪、雾的人间气象,让这块方圆之地,情感凝重,泛起了白霜。

春节的餐桌,有亲人和朋友山重水复的久别重逢、家乡饭菜的冷暖以及“胃”知的乡愁。

时空阻隔的亲情,因为春节的餐桌而山水相逢,父辈根,同辈情,水乳交融。

一跨过新年的门槛,腊月里的所有日子,好像都是在为餐桌上的相聚作预约,等候一场亲情的大雪。

似有雪来。雪落原野,也落在餐桌,落在每个人的肩头、头发、眉毛上……久别的人在彼此打量,发现对方白了眉梢,白了头发……

一张春节的餐桌,最好有梅花清供。花斜插瓶中,清水保鲜,幽香阵阵,沁人心脾。遇到少年时的朋友,从前月光的清辉泼洒一桌。

餐桌上,激动与喜悦、久别与重逢、美酒与灯光……还有相邀与相约、握手与拥抱、怀旧与憧憬,相互碰撞,孕育成云,在情感的天空飘啊飘,承接不住的,便成了雨,纷落在心的天空。

除夕夜,如果不能赶回家,滯留在驿旅中,一个人的餐桌多少显得清冷和孤寂。

唐代诗人欧阳詹,除夕夜落脚在长安客舍。他在诗中吟哦,“虚牖传寒杵,孤灯照绝编。谁应问穷辙,泣尽更潸然”,听着巡夜人敲更的木梆,潸然泪下。可以想见,旅人的餐桌,孤灯寂影,郁郁寡欢,伤感失落。

“自唱新词送岁华。鬓丝添得老生涯。十年旧梦无寻处,几度新春不在家。衣懒换,酒难赊。可怜此夕看梅花。”700多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新春之夜,宋代词人吴文英滯留在外不能回家,成为万里未归人。那样的餐桌,有风,从平地升起,苍凉而迷惘。

春节的餐桌,是一碗人间烟火。

在梁实秋眼里,“年菜事实上即是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蕃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锅子、罐子、盆子里。”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老爷子会做扬州三头宴,狮子头做得最多,扒烧猪头和拆烩鲢鱼头由于原料原因,做得比较少,一旦做了,必是香飘全楼道,引得户户开门引颈细闻。”有一年春节,汪老一早起床,特地去菜场买了一个猪头回来,用家里最大号的锅熬,忙活了大半天。

还是林语堂一语道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春节的餐桌,算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亲人围坐,欢声与笑语,白发与青丝。头顶天幕上,有微风、阳光;喜笑盈盈,祝福和问好,一派欢乐祥和的人间气象。

红灯笼挂起来之后,秧歌就来了,在故乡,秧歌是一团红红的火。

支撑这种说法,是因为在故乡,所有与秧歌有关的活动,无论是服饰的制作、秧歌的排练还是演出,一定是在春节前后。除了北方农村习惯的冬闲之外,更重要的是故乡对年的期待与看重。年是故乡的嘉宾,像在城市里工作和学习的游子们一样,一年回来一次。故乡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最火热的活动来欢迎年。更重要的是,秧歌的热烈与热闹也与火相似,它把沉闷的冬天、沉闷的小村、沉闷的日子都点着了。秧歌给予人们的快乐是其他娱乐无法替代的,秧歌在故乡,在故乡的冬天永远是一道风景。

故乡的秧歌叫高跷秧歌,顾名思义,表演秧歌的人不是站在地面上而是踩在高跷上表演,这样表演就有难度,演员就有高度,一些原本在地面上表演的动作,一拿到高跷上就好看了,观众总是喝彩不断。高跷的高度一般在半米多高,多用坚硬的柞木与蜡木制作,工艺简单,造价便宜,用料大多来自村边的山上,制作工匠是平日下地的乡亲。

每一个秧歌队都有一个张罗事的人,这个人不但要懂秧歌,是一个行家,而且要人品好,有凝聚力,能一呼百应。早先的秧歌表演,纯粹是大家娱乐,没有一分

钱的经费,队伍能拉起来,靠的是张罗事的人的人脉,靠的是张罗事的人的人品。村里张罗秧歌最好的是杨家人,听说早年间杨家的一个小子无意之中看到秧歌表演,就喜欢上了。那时,秧歌表演技艺不外传,杨家小子要想学会秧歌表演,只有偷艺。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但他仿佛就是为秧歌生的,看来看去就把秧歌的一招一式、把秧歌的精髓了然于心了。

秧歌队里,吹唢呐的人也是专门人才,是秧歌队的台柱子。一个好唢呐手,不用秧歌队表演,一曲唢呐就能把村人吹醉了。村里的唢呐手多是野路子,不识谱甚至不识字,没有约束,吹起来一副风风火火、潇潇洒洒的样子。不时还拿几个花样,引起掌声一片。

每年一过了元旦,秧歌队就开始排练了。除了在县里和乡里的比赛拿个名次,秧歌队春节拜年是不可缺少的一顿文化大餐。正月初二,秧歌队就热热闹闹地上街了,三五十人热热闹闹地奔村里的人家去。院子宽敞的人家就在院子里开扭开唱,引得村里人围观。无论谁家,听到秧歌队来了,一定要在门口放一挂鞭,表演过后给秧歌队送上几盒香烟。

秧歌队去谁家是有讲究的。

早些年,都是去村里转业和复员军人家,后来谁家孩子上大学了、谁家的媳妇

孝顺老人了,也可以去扭一扭。在故乡,秧歌队去谁家拜年体现的是尊重。秧歌队里,那些平时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乡亲,一踩上高跷灵魂也有了高度。

早年的秧歌队是村里办,后来,秧歌队完全是自发办,高跷、服装、道具都村里人自发想办法,谁想参加只要大家同意就行。更多时,一入冬,一个村子拉起几个秧歌队,有了竞争的味道,能组织起来多少人,拉进几个高手就看张罗事的人品和能力。高手是那些能够在高跷上做高难动作的人,会说会唱,其他的人也有自己的扮相。孙悟空、猪八戒都是孩子追逐的目标。

过了正月,秧歌队就散了。解散时,秧歌队一定要热热闹闹吃一顿喝一顿,算是庆功宴。拜年时得到的糖和烟,这个时候分一下,也不分功劳大小,每个人拿回去一份。在生活相对贫困的那些日子,拿回去的这些东西就是给老婆孩子最好的礼物,也为一个月里扭呀跳呀找到了理由。秧歌队散了,人们也回到了原本的生活中,继续把日子过成日子,在单调的黑土地上,用生命写出一点浪漫。然后,心中那一点儿秧歌的红,像是一粒小小的火星,被岁月的尘覆盖着,等待着下一个春节的风吹起一缕火苗,一丝光亮。

红红的秧歌。

红红的秧歌

冯金彦

雁阵

(外二首)

孙晓峰

春节前几日
那些返乡的人潮
单排静候列车门张开翅膀
问候坚守岗位不能返程的工友
东风破晓,又一群有序的排列
它们从南面飞来
一一静落在南湖北岸
啼鸣,相互打量
多像春返的人群相互礼让问好

祝福帖

买一匹白马,驾驭思念的云朵
一杯老酒畅饮夜色温柔
心愿刻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朝阳升起,俯视炊烟的啼鸣
大地长高,眺望着故乡的童年

异乡的游子,千里之外
祝福声吹绽了料峭的迎春花

故乡

从楼上俯视窗外
远方炊烟攀爬
仿佛母亲依然坐在灶台旁
不停地拉动风箱
那时的风卷走抬头的云
老黄狗静静地趴在
老枣树下的瓜秧
伸出毛茸茸的小绿手
月光飘下来串门
四四方方的篱笆墙下
那个忙碌的身躯佝偻着
把我的思念留在原地

在春风中发芽

李 铭

在地上铺一块破布,把春联拿出来摆上。这时,天也亮了,我看看周围卖春联的“摊位”,心一下子凉了不少。原因是这些卖春联的简直太专业了,他们的春联数量和种类繁多、应有尽有,而且他们的春联外面都罩着大塑料袋。只有我的春联素面朝天摆放在地上。我只得捡了小石头,把春联压上,以免风来把春联刮走了。

慢慢的集市上赶集的人多起来。我很兴奋,以为会出现忙碌的景象。哪承想,来看春联的人不少,却很少有人买。就这么傻等了一上午,才卖了八块钱。到了十点多钟,起风了。于是乎,我的摊位惊惊不断,不断去抓“潜逃”的春联……直到下午散集,也没卖出几块钱。二伯的情况更惨,他连五块钱也没卖上。但二伯并没气馁,他说,我们多走几个集市就是了。于是,我们连续赶了四五个大集,远的近的都去了,情况基本差不多。那些天,每次回家,特别怕家人询问,因为我是个上门女婿。

我老家叫上店,我23岁时从这个村“嫁”出去,每当我生活困窘的时候,都要

回家的大雪

(组诗)

王爱民

雪花伸出手来将我扶住

大地在一张纸上,须发皆白
一场雪走在中途,却卡在骨缝
反复练习人间的穿墙之术
一夜铺叙

雪花一次次伸出手来,将我扶住
雪花的白让我恍然大悟
它落在一个人的头上
重过整个冬天

这左一堆右一堆的雪啊
就是来年丰收的五谷
用雪粒的复眼
看见无数个你飞舞
凉丝丝的脚板上
走着雪的阡陌
双手取出这身体里的小小火苗
小温暖顶得上半个江山

在田字格里再写上两遍
一颗颗火热的心
是故乡雪地黄昏里,通红的灯笼
当我们在一个叫冬天的车站停靠时
窗外已是万家灯火
顺着田垄走
总能回到通红的炭火边

携带一盏灯上路

从小一粒火星晃动的尾巴开始
火在火里继续活着
灶炕的炭火
在火盆里继续温热
大红的春联继续溢出土豆的香气

雪花开成了水花
明月已从江南绿到江北
鞭炮在身体的某处关节回响
醒来了芽苞和鸟鸣
父母送别的眼神打进背包
携带一盏灯上路

一只蛋踮起脚
一行归雁下眉梢
是根扁担挑起春天
杨柳吹出的风已长出羽毛
我的身子有个轮子飞转
我是人间草木

天空下走着变旧的新人

鸡鸣三声
像击掌三下
羽毛抖翅
我有一鼓作气
和万里山河

又起一行
手指上提前走着春风
一条河因为涨潮
流去还能流回
合了又分,分了又合
我和你只隔一条河
天空下走着变旧的新人
还飘着花香的气息

父亲弯着腰,袖口宽大
满脸火树银花
向祖先的碗里添菜
背影像极了家谱上的爷爷

荷锄归来的肩膀开出桃花
我脚步放轻,不忍心踩疼
泥土上发芽的小草
树杈上冬眠的巢
一天天孵出个红皮的太阳

用漫天雪花默咏

用漫天雪花默咏,一年的雨声
把肩头的雪,扛到新的一天
钟声如敲门声,敲碎一地月光
把大地读成一页纸

飞鸟归巢像个逗号
唱罢一段,酒再倒满
一阵风吹旧了又一阵风
树木把脚下的叶子唤醒
流水折返,摁下一块块石头
替我说出了又一条河流

人向前走,书向后翻
头上又白了几根草
日头又翻越一道山梁
恍若小时候手心里的糖
那么小,那么老

爱留白,从水里取水
爱留白后面更大的美